

江花

俗世

A12

捡蝉壳

■文/沈伯素

夏日，蝉鸣一大早就把山村闹成一片海洋。早年，我们山村小孩总会被那情形弄得兴奋不已。为何？可以捡蝉壳了。

蝉的名称很多，书上通称“知了”，老家又叫它“蛙蟪”、“家蟪”。蝉的幼虫“家蟪猴”经过“脱胎换骨”，径直爬到树干的荫凉处，嘹亮地唱起歌来。蝉壳又叫蝉衣、蝉蜕，黄褐色、半透明，是一味中药，可以解热镇静、平喘止咳。在那挣钱十分困难的年代，可想而知，能捡到蝉壳换钱岂不令小孩兴奋？

都知道，天热才有蝉，有蝉就有蝉壳。炎夏的早晨，在杨柳依依的河畔，诗情绵绵的草地，如果你看到一个提小布兜、持细竹竿、寻寻觅觅的男孩，那可能是在捡蝉壳。差不多天刚亮，我就起了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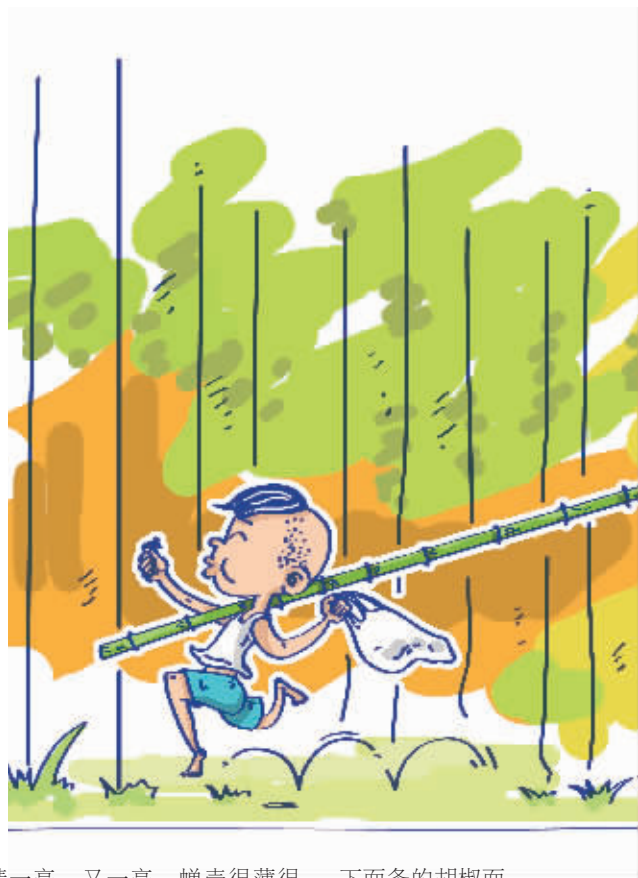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房前屋后、树上树下找到塘边、岗前、林地、学校，凡可能有蝉壳的地方，都不放过。等到大人小孩开始端起早饭碗，我也早早把满满一小布兜蝉壳倒进了篮子。捡拾的蝉壳积到半篮时，我就拿到镇上去卖钱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几乎熟悉了我家那个山村四周每个可能有蝉壳的角落。

我干这行当是有竞争对手的，这就是我为何要早早起床的

原因。我的竞争对手是弟弟和堂兄，他们同我一样，会在大人面前摆功，看谁捡的蝉壳多。然而我不无自豪，因为我捡的数量常常超过他们。我的长处是，不仅起得早，还肯动脑子。经过仔细观察，我早知蝉的蜕壳规律：家蟪猴总是在早晨或是阵雨放晴时，趁泥土松软钻出地面，使劲把蝉壳蜕下来。风吹日晒会很快把它白嫩白嫩的身子变成黑色，它硬了，便义无反顾径直爬上树梢，远走高飞，而把蝉壳抛在身后。就是说，天亮或阵雨以后，是捡蝉壳的最佳时机。

此外，我还把握了两大要领：一是找准地方，二是要先下手为强。白天蝉鸣声最响的柳树、白杨和楝树，它们的皮叶较嫩，便于蝉儿吸水活命，我就在这些树下回来寻找。陆游诗云：“世事苦纷纷，村墟寂不闻。穿林拾蝉蜕，隔浦数鸥群。”是的，不穿林踏勘，何来蝉壳？另外，还要早、要快，不贪睡“回头觉”，赶在别人前头，东方刚刚“鱼肚白”就要出门。如果白天下了一场雨，就在风停雨歇，云雾散，阳光重新普照大地时立刻出动。

捡蝉壳时，我专注周围绿色葱茏的树叶，扫视着不高的枝头。总有悬挂着的蝉壳不时令我



插画 郑海仑

眼睛一亮，又一亮。蝉壳很薄很轻，捡时必须轻手轻脚，慢慢摘下放入布兜；高处的，就用细竹竿轻拨，让它轻轻下落。蝉壳多的地方，有时仅一个枝头就能捡到好几只。

那时候，我每年捡到的蝉壳都有个半斤八两的，卖了钱可以上集镇的商店买铅笔、墨水，节省家里的开支。有时人家不收购，我便去药店换回可以做菜、

下面条的胡椒面。

那时候，知了越叫我的心越甜！



记忆里的画面

■文/王洪富

农村有电的历史不大长，在这之前，农民世代都用豆油灯照明。每到盛夏季节，天气炎热，辛苦了一天的农民晚上无法入睡，洗过澡，吃了晚饭，都会三三两两来到打谷场纳凉。有的手拿芭蕉扇，有的手执秧帚，用来扇风或驱蚊。凳子、门板、竹椅、凉床，应有尽有；坐着的、半躺着的、平卧着的，各具形态。

热气蒸人，浇几桶凉水；蚊子捣蛋，就扒一大堆麦稈、草屑加上些青草，燃起蚊烟熏蚊子；无事可做，就侃大山，谈天说地，评古论今，故事、笑话、荤的、素的，什么都有。兴之所至，有人还会唱起地方戏或民间小调。直到夜深，丝丝凉风吹来，人们也疲劳不堪，才陆续回家睡觉，也有人裹床被单在室外一直睡到天明。

文革时期，虽然有电了，照明问题解决了，但那时农民没有钱，买不起电风扇，夏日的夜晚，还是在打谷场上纳凉，还是谈东说西，还是那么单调无味。

后来有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用文艺形式占领农村纳凉阵地。抽些能拉会说善唱的青年，集中排练些文娱节目，诸如样板戏选段，革命歌曲表演唱，毛主席语录歌联唱，以及相声、快板、群口词等，轮流到各生产队演出。每次演出，

拉一盏灯，装上高音喇叭，扛来几张八仙桌搭成临时舞台，即可演出。每到一处，大家都早早赶着吃完晚饭，带上凳子，把个打谷场挤得水泄不通，忘记了疲劳，不顾蚊子叮咬，看得津津有味。

我那时是乡村中学老师，每逢暑假都会协助大队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，有时也参加演出。记得我们大队宣传队排演的扬剧《红灯记》曾轰动全公社，还到公社大会堂进行了汇报演出。

1976年夏，大队革委会买了一台电视机，邻近几个生产队的人每天都去看电视。很多人要等电视屏幕出现“再见”，才恋恋不舍回家去。那年9月，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，全大队的人都拥向大队办公室，看北京悼念实况转播。大队只好将电视机搬放在小学操场上让大家看。

改革开放后，农民逐渐富裕起来。电扇、电视普及了，就连空调、电脑也进入平常百姓家。夏日的夜晚，大家也不到打谷场上纳凉了，而是在家看电视、看碟片、玩电脑。

现在，健身又成了夏日夜晚的新活动。住在镇上或靠近集镇的人，每天傍晚，都会赶到小公园跳广场舞，做健身操。随着音乐，一帮人翩翩起舞，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母校

■文/蒋裕清

庙河，吕城人的母亲河。它在吕城镇的东北角拐了一个弯，我的母校——丹阳吕城中学就在这个弯兜里。50多年前，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青春时光，甘甜的庙河水滋润着我们青春萌动的心田。

当年的校园，呈东西“川”字形，6幢红砖红瓦的平房是教室和宿舍，分列南北两边，东头中间一幢是教师办公室。一条小沟从西头蜿蜒伸向东头，它是庙河的支流，把庙河水引进我们宿舍边的一口小池塘。一年四季，池塘水清澈见底，厨房在东北角的庙河边上。由于刚从老校址搬迁而来，整个校园没有围墙。但当地纯朴厚重、尊师重教的民风，学习环境仍然很是安全。

清晨，当清脆的起床铃声把我们睡梦中催醒，校园里立刻便活跃起来。操场上动听的广播操旋律引领着我们整齐的动作，铿锵的哨声让我们迈出每一天坚实的人生之步……

寂静的教室内，老师们的讲课声，或抑扬顿挫、或细声柔语。才华横溢的数学老师贺润生，阳光漂亮的物理老师陈惠芬，幽默诙谐的化学老师俞盘根，潇洒活泼的俄语老师许惕……他们的博学睿智严谨，给我们如饥似渴的心田，洒下了知识的甘霖雨露。他们还谆谆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准则，领着我们互帮互学，互敬互爱，

你追我赶，奋发向上。

课余时间，班篮球队龙腾虎跃，文艺骨干们歌声嘹亮。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陈祥黔同学那炉火纯青的二胡技艺，“病中吟”、“二泉映月”如泣如诉，“光明行”、“空山鸟语”如歌如颂，至今仍回响在耳边。他指挥全班排练的三重唱“黄河大合唱”在全校会演中获得了第一名。那是我们至今时时回忆的骄傲和自豪。

那时，我们在学习之余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。教室和宿舍用的红砖，都是我们亲自踩泥，脱坯烧制而成。除在学校烧制红砖外，我们还经常组织下乡劳动，帮助生产队抢收抢种。东村、洪家是我们常去之处，七八十里路，从未有人喊苦叫累。1960年，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。面对口粮减少，蔬菜奇缺的情况，我们还利用课外活动的时间到野外挑挖野菜。

光阴荏苒，流年似水，转眼50多个年头过去了，走进如今的母校，变化让人感慨。当年的校舍已不复存在，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楼房；葱茏的林阴大道纵贯东西。偌大的运动场上，标准的400米塑胶跑道特别显眼，各种运动器材一应俱全。唯有那条小沟，水还是那么清澈、那么透明，它见证着半个多世纪母校的历史……